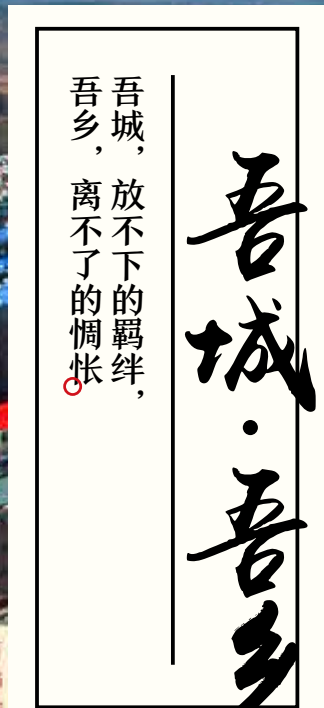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_城镇一角（曹东海/摄）

2310

文_刘文杰（本刊记者）

图_曹东海 刘雁翎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在电影《钢的琴》里，有这样一个段落。钢铁厂下岗工人组成的小乐队为了生计在葬礼上表演俄罗斯民谣《三套车》。横移镜头里喷呐与小号、手风琴和鸣，背后的大烟囱映着眼前女主不合时宜的精心装扮。悲壮的音乐引起了丧主的不满，小乐队随即将曲目改成了欢快的广东民歌《步步高》。这看似荒谬的摇摆，实则撞击着新中国工业基地厚重的过往，映衬着它市场化改革浪潮后顾盼浮动的现在。



— 春之韵（刘雁领/摄）

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马季的单口相声《宇宙牌香烟》火遍全国。穆棱卷烟厂看准商机，注册了“宇宙”品牌，在多方努力下，宇宙牌香烟让濒临倒闭的穆棱卷烟厂绝处逢生。

我的家乡就在穆棱，一个处于黑龙江省东南部的县级市。作为一个记忆点，宇宙牌被当作重要元素，“装点”着这座小城的发展之路。市中心曾高高矗立着以“宇宙”为主题的雕塑，不锈钢包铸，线条锋利，隆重而坚定。

父亲年轻时接了我祖父的班，在当地的石墨矿厂工作。时至今日，每次工友相聚，推杯换盏间的助兴故事仍来自那个辉煌的国有经济时代。据父亲说，每至早春，石墨矿所在的山上便开满粉红色的达达花。父亲的眼里充满了自豪与期盼，仿佛下个春天，他还能在温润的春风里看到满山花开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石墨矿厂改制，父亲买断工龄，离开了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岗位。不久后宇宙牌香烟停产，爷叔们也就慢慢抽起了外地烟。后来父亲去了很多地方，尝试过多种职业，他试图与过去剥离，但大都漫不经心。

我家门口有一条铁路，列车日夜不息地隆隆而过，却未曾侵扰过我儿时的睡梦。现在想来，那长长的“铁皮怪兽”竟有些温柔。远行求学的那天，列车掠过家门，天空还是又蓝又高，云朵硕大而洁白，远处革命烈士纪念碑公

园里的松树像逆向生长的鳞片，追着山势直到远方。

工作后我回家乡的机会变少，每次归来，都会丢失一些坐标。这座城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，它的发展策略与时俱进，高楼、广场、商业街让这座小城的存在感愈发强烈。我知道总有一天，它会变化到我无法再与之相认。

朴日权在影像志《活着——七台河之书》中写道：“我无论落身何处，身份证永远都是2309开头的号码。多年在外飘荡，让我失掉了在这片土壤里留存的能力。如果故乡是原点，我将像洒在河里的骨灰顺流而下，再也回不了头……”

而2310是父亲和我身份证开头的号码。它是父亲眼中漫山的达达花，是我雪夜里沉沉的睡梦。

离乡近十年，家乡于我来说，已经不再立体，它变成一段又一段的影像，绵密又疏离。我对家乡的记忆愈发因为情感的浓稠而有失公允。那裹着飞雪行驶的列车总是无端入梦，它告诉我，我来自哪里。🏠